

“少白派”里的名弦师

—访著名三弦演奏家白奉霖

前不久，记者随谈龙建和李国魂两位老师驱车到北京石景山区的一个敬老院探望88岁高龄的白奉霖老先生。

白奉霖先生是五年前来到这个敬老院的。10多平米的单间居室里有花，还有宽敞的阳台。墙上挂着一张白先生年轻时穿着军装的黑白照片，床头旁还贴着一张早年不知名的街头画家给他画的素描头像；西墙上，有一幅装在镜框里的对联耐人寻味：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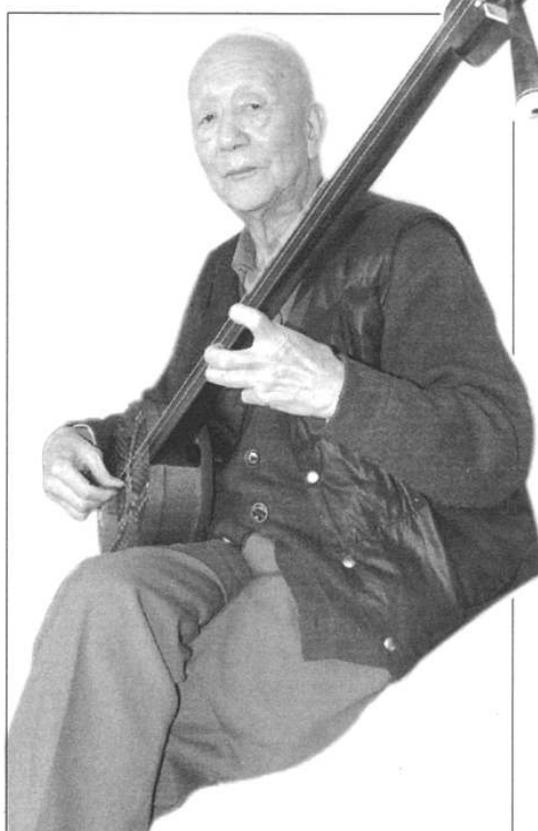
白奉霖老先生出身于曲艺世家，艺名

白连昆，是著名的曲艺弦师。在兄弟中行五，人称其白五爷。老人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谈吐幽默。说到高兴处他会仰头大笑，看得出老人是个性情中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白奉霖的二哥白凤鸣是被尊为一代宗师的“鼓界大王”刘宝全的学生，其长兄白凤岩曾任刘宝全的弦师。白凤岩、白凤鸣宗法刘宝全的唱腔，吸收借鉴了白派京韵大鼓创始人白云鹏的演唱艺术，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共同创造了“宫徵一调”，并创作了许多新的曲目，极大地丰富了京韵大鼓的内容。人们为了将他们与白云鹏的“白派”区别开来，便称他们为“少白派”。

琴师要驾驭各种演唱风格

“演唱京韵大鼓，是父亲给我开的蒙，后来我又跟名师学的。”白老先生回忆道：“我父亲白晓山原来是业余爱好，后来因为家庭生活所迫，才入了这行。”白奉霖是7岁跟父亲学唱京韵大鼓的。那时他一边跟父亲学，一边是乘着大哥教三哥的时候，用耳朵听。“许多段子因为从小就听，印象很深。”他说。京韵大鼓的伴奏乐器为大三弦、四胡、琵琶，有时佐以低胡。1940年，白奉霖改任曲艺弦师。白老回忆道：当年北京有一个城南游艺园，我13岁就到那里演唱京韵大鼓，四哥白凤岐给我伴奏。那时大栅栏西口还有一个“青云阁”，少年白奉霖随哥哥每天在那里演晚场。“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北京，娱乐场所没有了。白奉霖记得，日本人在北京搞了一个电台，一些民间艺人被请到那个电台去演出。白奉霖清晰地回忆道：“我三哥白凤鸣每个月能挣800银圆，给一个拉四胡的每月付80块钱，管吃管住。我在北京连电台演出带上堂会演出，每月只能挣20块钱就很不错了。”1939年，父亲去世后，哥哥们出门演出时，就带着五弟白奉霖，为的是他能把四胡学会了日后不用外人了，





白奉霖先生与谈龙建（右二）、李国魂（右一）、庄昉（左一）合影



宝刀不老的白奉霖先生

也叫肥水不流外人田。那时白奉霖一面弹琵琶，一面学四胡。一年后，白奉霖就可以用四胡为哥哥伴奏了。后来，他们哥几个在西单商场开了一个“茗园茶社”，后改成“鸣园茶社”。“我在那里弹三弦伴奏，从下午1点多到5点多，除去说相声时我歇会儿，其他时间我一直在给演员伴奏。”晚上7点多到11点多，白奉霖还在不停地弹。他说，这些实践就是最好的练琴。“接触的演员也多，演唱的风格不同，伴奏的要求也不一样，对琴师的应变能力和驾驭各种演唱风格的能力都是极好的演练的机会。”

为诸多名演员当弦师

白奉霖先生回忆道：“我原来本身是唱的，一些流派的、白派的都会。”会唱“京韵大鼓”和“梅花大鼓”，伴奏起来自然得心应手，白奉霖称这就是“音乐加技术”，难怪当时的名演员对白奉霖的伴奏都十分满意。一直到解放前，白奉霖和他的兄长都在“茗园茶社”演出，班子里十几口子就指着这个生活。哥哥白凤鸣有时去外地演出三五个月，白奉霖就不跟着出去了，他要留在家里连看园子带给名家伴奏。白奉霖说，这些园子经营的时间很长，为什么能时间长？演员和伴奏是三七帐。白奉霖给过许多名演员伴奏，如唱单弦的荣剑尘、常澍田、谢芮芝、谭风元。他还给天津的张伯扬伴奏过两年，也教于兰风、小玉荣等人唱梅花大鼓。“我刚开始给没名的伴奏，后来，只要在我们那个园子唱的，有点名气的，都由我伴奏。”白奉霖说，给名演员伴奏，我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从1941年到1947年，除了在“茗园茶社”伴奏外，白奉霖还在东安市场里面的“新中国”、位于东单二条的“世界游艺社”等地演出伴奏。

创作新时代的京韵大鼓

新中国成立后，白奉霖和一些名演员去上海演出。“那时候，去上海就跟到美国一样，能挣钱。”适逢当时国内开展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运动，白奉霖与一些名演员在上海演出了两个多月，见效果不好就返回了北京。后来他参加了解放军，从此告别了民间艺人的流浪生活。白奉霖历任总政治部文工团、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曲艺教员，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顾问，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白奉霖通晓北方多种曲艺，将作词、编曲、演唱、伴奏等做出规律性讲解，改变了以往“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白奉霖曾与人合作的数来宝《人民首都万年青》，于1964年获第三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会演优秀奖；他改词编曲的京韵大鼓《一副担架》1982年获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观摩演出二等奖。白奉霖先生还教授出许多三弦的学生，其中著名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谈龙建就是白奉霖先生的得意弟子。

1986年，白奉霖先生离休。现在，白奉霖老先生拿起三弦来还能弹，足以看出白老深厚的功力来。



难忘的军旅生涯

1951年，白奉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先后两次去朝鲜演出慰问志愿军战士。有一次他随800人的慰问团到朝鲜慰问志愿军，在坑道里，白奉霖为志愿军演唱了京韵大鼓小段。他还记得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叶盛兰、杜近芳等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大洞里头唱《断桥》的情景。李国魂也插话说起当年他与白奉霖一起去西藏参加中印自卫反击战的情形。“1962年，我们去西藏慰问后勤部队，赶上中国和印度打仗，我们就变成中央总政慰问团了。”当年他们爬过喜马拉雅山，

到了达望。“达望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南。我们编排反映英雄人物的节目，鼓舞中国军人的士气。后来还给印度的俘虏、尼泊尔的兵演出。还给当地的门巴族老百姓演出。我和白老师还当‘火头军’，除了演出，还担水做饭。李国魂回忆：天还没亮，我们出门担水，在树林里的哨兵告诉我们：只能走这条小路，这是探测过的地方，没有地雷。门巴人看见我们的盐，两眼瞪得溜圆。我们用碗乘了盐送给门巴族人，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不一会就给我们送来大米、橘子和蔬菜。”李国魂至今还保存着他与白奉霖老师当年在西藏伙房工作的照片。一晃竟是四十五年前的事情了。白老回忆，他们在西藏待了9个月，一直到中印边境冲突结束，他们才从西藏回到了北京。回忆军旅生涯中的一幕幕难忘的经历，白奉霖感慨良多。时光倥偬，少年青丝已化作暮年白雪。

老有所为整理“少白派”史料

白奉霖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老艺人，他的肚子里装满了太多的故事，也目睹了三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他说，现今三弦这件乐器本身还没有很好地融合在大乐队里。“它的音色和音响，与大乐队合作还需要一个过程。”他说，现在学三弦的人少，用三弦伴奏的一些段子（京韵大鼓、单弦）也不太多了，唱的演员没有什么太著名的，三弦自然也就遭到冷落了。说到这些，白老的表情有些黯然。

多年来，白老一直进行着对大哥白凤岩的作品整理工作。他敬重他的大哥，愿意把这些东西贡献出去，给后人留下详实的历史资料。

白奉霖手中保存着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以及三弦独奏曲的音响资料和白凤岩讲课的内容资料，目前三弦教育家谈龙建和李国魂也在协助白老做这方面的工作，希望这些宝贵的资料能够尽早面世。“干这项工作没什么名也没什么利，全凭他们对民族音乐事业的热情。”白奉霖老先生对谈龙建、李国魂两位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鼓励。

“现在歌舞占据了电视和音乐舞台，哪还有唱‘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的？电台也不播放这些东西了。”面对三弦萧条的景象，白奉霖无奈地说：“这些东西是语言艺术，你得坐静了，听故事，欣赏音乐。现在的人他不静。”

当记者提出“如何使三弦复苏”的问题，白奉霖先生回答：要有人才、机遇、时间，哪样也不可缺少。告别白奉霖老先生，我们衷心祝愿这位八旬老人健康长寿。

本刊记者/孟建军